

# 里西岗到大畷古道: 忆风云际会 吟生命沧桑

◆ 随行漫记 ◆ 王曙光

义乌苏溪镇到大畷镇,最有名的就是里西岗到大畷的古道,全长约5公里。由于抗战时期金萧支队英勇大队在这一带活动和国民党军队在风车口遭到日机轰炸,很多抗日战士阵亡在此,而被称为红色古道。它不仅有壮观的崇山峻岭,还有重要的抗战遗迹,被列为义乌十大古道之一。

里西岗坐落于苏溪镇东部,与屏石、双溪、仙下、仙顶四个村,合并为六都行政村。据《义乌县志》记载,清朝时,村子一带统一称为六都坑,六都溪穿村而过,风光旖旎,很多人把这一带称为义乌的“神仙居”。古道出发前,先兴致勃勃游览普善寺及君溪古潭,“胸有成竹”等自然景观,那毛竹从树身上挺拔伸出,越过树林,高过寺庙,感叹生命力之顽强。

里西岗到大畷的古道,基本上都是羊肠小道,蜿蜒曲折,沿途较为平缓。到风车口遗址段,古道均为上坡,两侧林木茂盛,野果挂枝,在崇山峻岭的半山腰穿行。走不多久,一座凉亭傲然矗立,内设纪念碑,文字简述了当年“风车口”事件的真相。史料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至五月,国民党暂编第13师等在

苏溪里西岗村风车口处集合,准备驰援诸暨,与日寇作战。但由于情报泄露,遭到敌机狂轰滥炸,数千抗日将士伤亡。据村里亲历村民介绍,当时河里的水都是血红色,漫山遍野的哀叫声和呻吟声。现附近的岩石上弹孔累累,可见当时风车口之战的惨烈,风车口之殇也因此得名。

在“风雨茅草亭”“弹痕石”标记前,默默追思,轻轻抚摸。虽未瞻仰“抗日阵亡将士之墓”,但心里静默念叨:这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久远的岁月没有将它湮灭。

过了风车口遗址,见有茅塘和丁凉山的分岔口指示牌,上写“红色金萧”字样,丁凉山则为诸暨方向。这里曾是当年金萧抗日根据地,党领导金萧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莽莽大山也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硝烟散去,历史鲜活如昨。

过了东高坞山塘水库,大畷村映入眼帘。该村海拔600多米,位于义乌与诸暨交界处,是义乌境内最北边的村庄。它也是大畷镇重点打造的市级特色村之一,是竹韵九都精品线打造最美乡村慢

生活区的终点。竹韵九都乡村精品线始于杜门,止于大畷,沿线共10个村,核心区规划总面积15平方公里。竹海水韵滨水绿道、清新山府、云端北山、文化大畷等沿线特色漫游景观已经初显成效。

停留在村内的“会师亭”和金萧地委成立纪念碑前,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王茂兴讲解了当年的一些史料。古道旁的红色村庄,寄存着许多随风远去的历史记忆,也留下了众多人文故事。

大畷是诸义东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是中共金萧地委的成立地,义乌市抗日自卫独立大队与金萧支队也是在大畷村会合的。这里发源的是红色精神,金萧支队、义勇大队活跃在这里,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村文化礼堂,村史民情廊、抗战历史廊、红色故事廊、生态文化廊,都记录着这些抗战故事。为纪念金萧支队、义乌抗日自卫独立大队在大畷村会师,及中共金萧地委和金萧支队在大畷成立,义乌市党史研究室和市新四军研究会于2002年12月在村口新建了会师亭和金萧地委成立纪念碑。

历史硝烟犹在:1943年12月5日,浙东区委作出以会稽、金华两山脉为支点,建立金萧铁路线两侧抗日根据地,配合四明地区第二次反顽战争的战略决策,决定派区党委委员杨思一率“三支六中”赴金萧地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诸北、金义浦和诸义东抗日武装组编为金萧支队,建立金萧抗日根据地。1943年12月18日和21日,中共金萧地委、金萧支队分别成立。次年3月23日,彭林、俞慕耕率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在大畷村与金萧支队会师,编为金萧支队独立大队。

大畷村的红色历史,还包括模范班成员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村民们舍身保护抗日英雄的壮举,至今被当地人民广为传颂。古道旁,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年都吸引不少热爱野营、骑行、登山的户外玩家,亲近这里秀美的森林与清澈的溪流。

据了解,该村正努力利用本村特色,挖掘资源,构建举目青山、轻抚柔水、勾起乡愁的“文化大畷”。这两年,经过拓宽道路、修整路面、建设文化礼堂、绘制3D彩绘、种植紫荆花,并对“会师亭”及周边环境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赓续红色血脉,村民们憧憬未来,满怀希望。

◆ 心香一瓣 ◆ 黄嘉欣

## 梨花殇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一座小山中,坐落着一个村庄。在村庄的东面,有着一片梨花树林。每年的春天,那里都盛开着洁白的花朵,微风刮过下起一阵阵的梨花雨,身在其中让人沉醉。发现这里的是李逢。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李逢惊呆了。那片花朵的美让李逢心旷神怡,这里是人间仙境。兴奋的李逢只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萍。陈萍与李逢青梅竹马,只是李逢是个孤儿。村里的孩子见了李逢都绕道走,因为李逢野,无父无母的李逢是谁也不敢惹的存在。即便如此,这也阻止不了李逢与陈萍的感情。少男少女的情愫在悄然产生,让两个人彼此越来越亲密。“萍萍,萍萍。”李逢飞奔到村里唯一的小学,趴在窗子上轻轻地敲了敲。正在歪头读书的陈萍看见滑稽的李逢,瞬间羞红了脸,低头想笑又不敢笑。“我在外面等你。”李逢涨了张嘴,悄悄地喊道。陈萍连头也没回,悄悄地摆了摆手。这是两个人的默契。

黄昏时,所有的同学都离开了教室,陈萍才悠悠地起身,来到了外面。两个人像是做贼一样左顾右盼:“走,带你去一个地方。”李逢拉住了陈萍的手,陈萍背着一个墨绿色的小书包,发髻束在一起,五官娇俏可爱,十分诱人。李逢看得微微发呆,直到陈萍的手在李逢的前面晃了又晃。“走,很快的。”李逢转头就跑。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终于来到李逢发现的梨花林。黄昏给梨花林染上了一层别样的色彩,即便没有白天的艳丽,也依旧美得让人沉醉。陈萍看得呆了,在梨花林里蹦蹦跳跳的,在树上摘了一朵梨花别在了头上。“好看吗,李逢哥?”陈萍笑了,笑容中带着娇羞与明媚。李逢呆了呆,看着陈萍头上的梨花,感觉仿佛一朵花插在了另一朵花上。这里成了李逢与陈萍的私人秘密世界。

转眼,李逢从一个幼稚的孩子王,长成了一个刚毅帅气的少年。陈萍依旧是那个陈萍,比起当年的漂亮可爱多了另一种灵动活力。陈萍已经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慢慢开始接触一些思想深刻、语言犀利的外国著作,也欣赏过几部国外传进来的影片,但最能触动陈萍的还是那部意大利导演托纳托雷指导的电影《海上钢琴师》。正如影片里所说的那样“并不是我见过的东西让我停下的,是我所没看到的让我停下”。一个弃婴,一架钢琴,一艘游轮,一片大海——这四个意象始终紧紧地揪住陈萍的心。殊不知,一个小小的钢琴梦便已经在她心里扎下了根,开了花。

几日之后,等到陈萍真正下定决心告诉李逢和家中的亲戚长辈自己要进城读大学、学钢琴的消息后,迎来的是她意料之中的一致反对。对于李逢,她无疑是最痛心纠结的,在经历过无数次失眠的夜晚后,最终梦想战胜了爱情。他们撕心裂肺地吵过,彼此之间冷战过,但到头来陈萍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风,摇落了一树轻薄的月光,也吹响了出发的号角。在一个寂静无人的深夜,陈萍留下了几封书信,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默默走上了孤独的逐梦之路。

李逢因久久不能对陈萍丢下自己、背叛感情的举动释怀,便带着仍藏有对陈萍的爱意赌气报名参军入伍。多年之后,在一次南苏丹边境城镇的维和行动中,李逢等7名联合国维和士兵被困在一栋交火区域的危楼中,子弹就在他的头上飞,还有一些流弹就打在街道旁边的墙上。那一刻紧紧攥在他手中的是陈萍青涩的照片,牢牢占据他脑海的是陈萍曼妙的身影。所以,当一颗流弹在他所站之处炸开的时候,李逢淡然地歪过头看着一边的空地,回忆着许多年前,在与这相似的空地上,他和陈萍一起在那里埋上了花的种子,如今那里成了一片花海,可他们竟没有再过来。渐渐的,他眼里仿佛出现了幻影,透过周围的光影与碎片,花海中,自己正与陈萍快乐地追逐着,奔跑着,欢笑着。身体被重重地抛向了地面,李逢闭上了眼,世界在此刻沉寂。

与此同时,身处在世界另一端的陈萍刚弹完肖邦的《F小调钢琴协奏曲》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19岁的肖邦,第一次面对爱情,用音乐表达了对康斯坦齐深深的爱意。忽然,陈萍的思绪顺着肖邦飘向了自己的青梅竹马——李逢,“这么多年过去了,李逢这时候会不会也在想我呢!”抬手看,时间显示是凌晨两点,陈萍打算检查完手机里的未读信息再睡觉,殊不知一打开手机,便被屏幕里跳出的新闻标题牵绊住——李逢等7名烈士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瞬间本就灯光暗淡的房间里恣意生长出一股空白后充满悲痛的气息。陈萍颤抖地点开消息,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本冰凉的手机像是变成了一块被烧得通红的烙铁,烫手。

黎明的晨曦一点一点染红了天空,远处的钟声浑厚庄严,陈萍默默地坐回了琴凳上,弹起了一首哀婉悠扬的《致爱丽丝》,她想起了曾经和李逢约定过要一起看大漠的狼烟冲霄而上,山谷的微风自在升起;看天边云卷云舒,朝霞的色彩喷薄在远山;看朝阳的光芒洒满海洋……

花颜云鬓,我踏着熏风;长身玉立,你携着花朵,或许我们从来不只是青梅竹马一场。



龚琴娟 摄

◆ 汉诗节拍

## 秋芙蓉

◆ 吴云芳

这风  
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庞  
柔柔的  
携着心情放飞在明净的天空  
似那雄鹰翱翔  
不是从远古来  
带来无限期望

这光  
从叶片的缝隙中流淌下来  
暖暖地撒在地上  
仿佛金色的涂抹  
增添一份色彩  
不是从梦里走出来  
带来这纯真又努力的模样

这花  
就像温文尔雅、婀娜多姿的情影  
又像诗情画意  
只在阑干外的情怀  
静静地欣赏着你  
不知你从哪里来  
让人陶醉,让人沉迷

然  
掀翻起最美十月天  
莫过于熟悉的诗和远方

## 童话

## 亚光

秋天,连阳光都不一样了,清澈明媚的黄,广阔辽阔的黄,内敛温婉的黄,慈眉善目的黄。其间,蕴含着一种类似于母性的圣洁和庄严。她低下头颅,却降低不了她的高度;她内敛,却削弱不了她的广度;她谦逊,却改变不了她的厚度。饶是如此,其自信,依然约略可见,这源于她的底气——所有的色彩,都日渐饱和;所有的果实,都日趋成熟;所有的收获,在持续不断地到来。

最先律动的是金桂,慢慢地泛出黄色,微小、细碎,一粒一粒的,原本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新出笼的小鸡一样的鹅黄,是才敢试水的小鸭一样的鹅黄,怯怯的,嫩生生的,有几分娇羞有几分弱。但是,它们的体内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香,馨香袭人,香飘万里,仿佛外在平常、内在却有着一经出手便征服无数的一类人。

何为亚光——没有盲目自信,没有锋芒毕露,没有不可一世,没有咄咄逼人。早些年,对于栾树,从来都是无视

的。曾经在老城区,鲜见它们的身影,后来搬到城东,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在我每天出门必经的地段,最显眼的,就数它了。夏日里,栾树细小的黄色花朵日复一日地绽放,一朵弱小,但是,它们懂得合力的强大,于是山呼海啸地集体出场,便有了帝王宫殿的气势,那般华丽,无以复加。但相对来说,我还是喜欢秋天的栾树,去马鞍山,那边太多的行道树都是栾树。这时候的栾树,成熟了,端庄了,更耐人寻味了。那些在夏日里簇拥在枝头的花朵,无影无踪了,代之以层层叠叠的仿佛一只只灯笼一样的果实,有淡黄色,有橙红色,有老黄色,无论是淡黄色、橙红色还是老黄色,都不张扬,是低调的,是收敛的,是谦逊的——是亚光。

中午,从七楼的办公室望下去,那一湾河水,在秋阳的照耀下,在清风的吹拂下,一水皆碎金。河边,有一丛一丛的竹。喜欢竹,无论是山上,还是水边,无论是城市,还是荒郊。见得多的,总是柳树与水相依;竹与水相依,又别有一番韵味——如清风伴明月;或者说,是王维的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些尘世间的小景呀,处处是亚光,却一样地让人痴痴流连不知归路。早晨起床,去阳台上拿毛巾,桂花的香芬飘过来,缕缕不绝。禁不住把头探出去,视线却冷不丁地被天边的瑰丽景象吸引住了——在东方,一条彩色的河流,仿佛我早些年去南屏看到的红草滩,又仿佛是我近年在燕子沟看到的红石滩,虽然绚丽,却并不灼人眼球。那是亚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那么凝神痴看,直至红日从山的那一边冉冉升起。亚光,是做了不了斯佳丽,可以努力地去傲玫兰妮。斯佳丽和玫兰妮,一个泼辣,一个恬静;一个风风火火,一个从从容容;一个是火红的玫瑰,一个是淡定的幽兰。战争发动时,玫兰妮送新婚丈夫阿希礼去前线,她做了后方志愿者;在斯佳丽开枪打死入侵塔拉庄园的北方佬时,玫兰妮一样勇敢地举起军刀;在斯佳丽

被人猜疑与其丈夫阿希礼有染时,玫兰妮坚定信任并全力维护;对妓女贝尔,对犯人,对瑞特,对所有人,玫兰妮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尊重和悲悯,她身上有种圣洁的光芒,便是阅人无数的瑞特,也尊重她钦佩她。相对于斯佳丽,玫兰妮是亚光,但是,她的耐心,她的包容,她的浑厚,她的宽阔,足以打动并影响与她相处的每一个人以及《飘》之读者的我们。

亚光的状态,是一种鲜有人喝彩却可以自足的状态;我仰望那些有能力飞天的人,我愿意站在低处迎接他们的归来,倾听来自远方的美丽传说,我愿意为所有出色出彩的他们鼓与呼。说到亚光,类似于“钝感力”,那是渡边淳一创造的——迟钝的力量: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坚定地朝着设定的目标前进。母亲生前常说,“不怕慢,就怕站。”慢,是钝感力的一个重要元素——慢慢地成长,慢慢地发力,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亚光,其光芒,在无声处,在落莫处,在幽微处,在深邃处。

◆ 笔走万象 ◆ 子薇